

名著

Sui Feng Er Lai De Mali Ayi 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

〔英国〕

帕·林·特拉弗斯 著



童话故事书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世界名著金库·童话故事卷

[英国]帕·林·特拉弗斯 著

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

任溶溶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丛书策划 郑开慧

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

[英国]帕·林·特拉弗斯 著
任溶溶 译
赵晓音 装帧

责任编辑 程文水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技术编辑 杨林炳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| 开本 850×1168 1/32 |
|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| 印张 5.5 插页 6 |
| 邮政编码 200052 | 字数 110,000 |
|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|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|
| 上海市印刷一厂印刷 |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|
| | 印数 1-8,000 |

ISBN7-5324-3735-3/1·1610(儿) 定价:11.00 元

总序

陈伯吹

刚刚落幕的首届上海市图书节，向世人传递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信息。虽然时值八月流火，占地 6400 平方米的上海展览中心东大厅内，天天人如潮涌。炎炎酷暑挡不住疯也似的购书者，致使空调失效；在短短的十天里，接待读者 30 万人次，总销售额达 1100 万元。可见科学发达到了电视电脑时代，读书爱书者仍然大有人在，书籍仍是今天人们获取精神养料的重要来源。

少年儿童，正处于学文化长知识的阶段，读书多多益善，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。上下五千年，纵横七大洲，曾有过多少编辑和作家，为孩子们编写出多少作品，至今已无法计数。在这浩如烟海的文学海洋中，大部分作品已被无情的时间老人所淘汰，只有那些闪耀着灿烂的思想和艺术光辉的优秀作品，才被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，从一个国度走向另一个国度。这些作品，就是我们所说的“世界名著”。这些名著因其对人生、对社会的高度概括力，奇特非凡的想象力，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，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，以及优美生动的文学语言，赢得了一代又一代小读者如痴如醉的喜爱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茁壮成长。它们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璀璨瑰宝，是世界各国少年儿童最富营养的精神食品。很难想象，一个没有读过格林兄弟、安徒生、儒勒·凡

尔纳的作品，不知道明希豪森、匹诺曹、汤姆·沙耶的少年朋友，将来能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审美情操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公民。

少年儿童出版社作为国内成立最早、规模最大的少儿图书专业出版社，自它建社的第一天起，就十分重视介绍外国儿童文学作品。在这里，曾经集中了包括任溶溶、王石安、李俍民等一批国内优秀的翻译、编辑专家，四十余年中总计编辑出版了不下八百种世界各国文学作品。这是一宗极为宝贵的文化财富。为了更好地适应今天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，经过认真筛选，选出其中最有阅读价值且最有代表性的首批五十五种，分作七大卷，以“**世界名著金库**”之总称，统一装帧，全套推出（具体书目见本书书末附录）。这对于我国少年儿童读者无疑是一桩功德无量的好事，也是我国少儿图书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事。

前　　言

任溶溶

这本《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》，原名叫做《玛丽·波平斯》（Mary Poppins），如今已经成为世界儿童文学的一本名著了。

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女作家帕梅拉·林登·特拉弗斯（pamela Lyndon Travers）。她在1906年生于澳大利亚的北昆士兰。二十年代她当过记者、演员和舞蹈家。后来她从事写作，曾长期住在美国。在她的作品中，最有名的就是以玛丽·波平斯当主角的几本童话。

《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》写于1934年，是她的第一本玛丽·波平斯童话。玛丽·波平斯阿姨是一个童话人物，她随风而来，又随风而去，神通十分广大。作者把她放在现实环境里，因此全书交织着现实和幻想，有真有假。有一些章节很有意义，像第二章写那个靠用粉笔在地上画画谋生的人，他是玛丽阿姨的朋友，他们两人只能在幻想中享受到幸福，反映了英国穷人的生活。像第四章写那个阔太太养狗和狗的反抗，对富人的无聊生活和他们的愚笨，进行了讽刺。整本书充满了儿童心理的描写，很有情趣。

这本书曾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，玛丽阿姨也成了一个有名的童话人物。不少电影制片商早就想把这本书改编拍成电影，可

是作者怕她创造的形象被歪曲，一直没有同意。最后美国著名的美术片制片商沃尔特·迪斯尼，就是米老鼠的创造人，亲自去拜访作者，终于说服了作者答应他的拍片要求。他没有把它拍成动画片，却拍成了音乐片，亲自邀请曾拍摄《音乐之声》的女演员克里斯托弗·安德鲁斯来扮演玛丽阿姨。片子于1964年拍成，获得成功，使玛丽阿姨这个人物为更多人所熟悉。

在这本书结束的时候，玛丽阿姨又随风而去了。她还回来不回来呢，那就要请看这本童话的续集：《玛丽阿姨回来了》。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东风 | 1 |
| 第二章 | 休假 | 12 |
| 第三章 | 笑气 | 21 |
| 第四章 | 拉克小姐的安德鲁 | 36 |
| 第五章 | 跳舞的牛 | 48 |
| 第六章 | 倒霉的星期二 | 61 |
| 第七章 | 鸟太太 | 78 |
| 第八章 | 科里太太 | 85 |
| 第九章 | 约翰和巴巴拉的故事 | 103 |
| 第十章 | 月亮圆了 | 115 |
| 第十一章 | 买东西过圣诞节 | 137 |
| 第十二章 | 西风 | 150 |

第一章 东 风

你要找樱桃树胡同吗？那只要问一问十字路口那位警察。他把帽子稍稍往旁边一推，搔着头想想，就会伸出戴着白手套的手，用一个大指头指点着说：“先向右，再向左，然后向右拐一个大弯，就到了。再见。”

照他指点的路走，一准错不了，你就来到樱桃树胡同的正当中。胡同的一边是房子，另一边是公园，当中有长长的一排樱桃树。

要是你想找十七号——你准得找它，因为这本书就讲的这一家——你一下子就能找到。第一，这座房子在整条胡同里最小。第二，这家人家墙粉剥落，需要粉刷了。可这房子的主人班克斯先生对他太太说，她或者是要一座漂亮、干净、舒适的房子，或者是要四个孩子。两样都要，他可没这个条件。

班克斯太太经过再三考虑，决定情愿要大女儿简，第二个孩子迈克尔，要最小的一对双胞胎——约翰和巴巴拉。就这么定了，班克斯一家子是在十七号住了下来。布里尔太

太帮他们烧饭，埃伦帮他们开饭，罗伯逊·艾帮他们除草，洗刀子兼擦皮鞋。班克斯先生老说：“干这种活，罗伯逊伯浪费了时间，我浪费了钱。”

当然，除了这几位，帮他们的还有一位保姆，叫卡蒂。可她完全犯不着写到这本书里来，因为这个故事一开头，她正好离开了十七号。

“她走没跟你说，事先也不打个招呼。我可怎么办呢？”班克斯太太说。

“登报吧，亲爱的，”班克斯先生一边穿鞋一边说。“我真希望罗伯逊·艾不讲一声就走，因为他鞋子擦了一只忘了一只。我穿出去成了一双阴阳鞋。”

“这没什么大不了，”班克斯太太说。“可你还没告诉我，保姆卡蒂的事到底怎么办。”

“她人都走了，我看不出你能把她怎么办，”班克斯先生回答说。“换了我，我就托人到《晨报》去登个广告，说班克斯家的简、迈克尔、约翰和巴巴拉（不提他们的妈妈）急需一位保姆，人要尽可能地好，工钱要尽可能地少。然后我就等着保姆到前面院干门口来排长队。她们一准会叫我气炸肚子：为了妨碍交通，给警察添了麻烦，我得付给他一个先令。好了，现在我得走了。嘻，跟在北极一样冷。今天吹的什么风？”

班克斯先生说着把脑袋伸出窗口，低头看看胡同口布

姆海军上将的房子。这座房子是胡同里最雄伟的，全胡同都为它骄傲，因为它造得跟一艘船一样。花园里竖着一根旗杆，屋顶上还有个镀金的风标，样子象个望远镜。

“哈！”班克斯先生很快把头缩进来。“海军上将的望远镜说是东风。我也这么想。都冷到骨头里去了，我得穿两件大衣。”他心不在焉地在他太太的鼻子旁边亲了亲，跟孩子们招招手，就出门进城去了。

班克斯先生每天进城，当然，除了星期天和银行假日。他在那里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的一把大椅子上工作。他整天工作，忙着数钞票和硬币。他有个黑色小皮包放零钱。回家有时候会拿出几个零钱给简和迈克尔，让他们放到存钱罐里去。碰到他省不出一点钱来，他会说：“银行破产了。”大家一听，就知道他那一天没剩什么钱了。

好，班克斯先生带着他的黑色小皮包走了。班克斯太太走进客



厅，整天坐在那里给报纸写信，求他们马上给她找位保姆，她在等着。简和迈克尔在楼上儿童室窗口朝外张望，心想不知谁会上他们家来。保姆卡蒂走了他们很高兴，因为他们不喜欢她。她又老又胖，身上一股大麦茶气味。他们想，不管谁来也比她好，就算只好那么一丁点儿。

等到太阳开始在公园后面下去，布里尔太太和埃伦就上来给他们吃晚饭，给双胞胎洗澡。简和迈克尔吃过晚饭，坐在窗口等爸爸回家，听着东风在胡同里樱桃树的光秃秃的树枝间呼呼地吹过。这些树在暗淡的光线中前后左右摇晃，好象发了疯，想连根从地上蹦起来似的。

“爸爸来了！”迈克尔突然指着一个砰地撞到院子大门上的人影说。简盯着越来越浓的暮色看。

“那不是爸爸，”她说。“是别人。”

接着那人影让风吹得晃来晃去，弯着腰，拔掉院子大门的门闩。他们看出那是个女人，一只手捂住帽子，一只手拿着个手提袋。简和迈克尔看着看着，看到了一件怪事，那女人一进院子大门，好象就给一阵风吹起来，直往房子门前送。看起来是这样的：风把她先吹到院子门口，让她打开院子门，再把她连同手提袋等等吹到前门口来。两个看着的孩子只听见很响地砰的一声，她在前门口着地的时候，整座房子都摇动了。

“多滑稽！这种事情我从没见过，”迈克尔说。

“咱们去看看她是谁！”简说着抓住迈克尔的胳膊，把他从窗口拉开，穿过儿童室，来到外面楼梯口。他们从楼梯口这里，一向能够清楚看到门厅发生的事。

这会儿他们看见他们的妈妈从客厅出来，后面跟着一位客人。简和迈克尔看到新来的人有一头发亮的黑发。“象一个荷兰木偶，”简低声说。那就是说她很瘦，大手大脚，有一



双直盯着人看的蓝色小眼睛。

“你会看到他们都是些乖孩子，”他们的妈妈说。

迈克尔用胳膊肘狠狠地顶了顶简的腰。

“他们一点不淘气，”妈妈嘴里这么说，可心里没谱，好象连她也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话。他们听见新来的人哼了一声，看来她也不相信。

“好，至于证明信……”班克斯太太往下说。

“哦，我有个规矩，从不拿出证明信，”那人斩钉截铁地说。班克斯太太瞪大眼睛看着她。

“可我以为照规矩是要拿出来的，”她说。“我是说，我知道大家都这么办。”

“我认为这是古老十八代的旧规矩，”简和迈克尔听见那斩钉截铁的声音说。“老掉牙了，可以说早都过时了。”

班克斯太太最讨厌的就是过时，对过时东西简直受不了。因此她紧接着说：

“那好吧。我们可不在乎这个。当然，我不过是问问罢了，因为也许，呃，也许你要拿出来。儿童室在楼上……”她在前面带路上楼，一路讲个没完，只顾着讲，就没看到后面的动静。可简和迈克尔在楼上楼梯口看着，对新来的人这时候的古怪举动看得一清二楚。

当然，她是跟着班克斯太太上楼，可她上楼的办法与众不同。她两只手拿着手提袋，一下子很利索地坐上楼梯

扶手滑上来。班克斯太太来到楼上楼梯口，她也同时到了。简和迈克尔知道，这种事从来没有过。滑下去的事常有，他们自己就常干，可滑上来的这种事从来没有过！他们好奇地盯着这位新来的怪人看。

“好，那就全讲定了。”孩子们的妈妈松了口气。

“全讲定了。只要我高兴，”来的人说着，拿起一块有红花有白花的大手帕擦擦鼻干。

“孩子们，”班克斯太太突然看见他们，说，“你们在这儿干吗？这是照顾你们的新保姆，玛丽·波平斯阿姨。简，迈克尔，说‘你好’呀！这是……”她朝小床上的两个娃娃挥挥手，“一对双胞胎。”

玛丽阿姨牢牢盯住他们看，看了这个看那个，好象在拿主意她是不是喜欢他们。

“我们得说吗？”迈克尔说。

“迈克尔，别淘气，”他的妈妈说。

玛丽阿姨继续把四个孩子看来看去。接着她大声吸了口长气，好象表示她已经下定决心。她说：

“我干。”

事后班克斯太太告诉她丈夫说：“她就象是给了咱们大面子似的。”

“也许是的，”班克斯先生用鼻子擦了一会儿报纸角，很快又把头抬起来。

妈妈一走，简和迈克尔就靠到玛丽阿姨身边。她站得象根电线杆，双手叠在胸前。

“你怎么来的？”简问她。“看来象是一阵风把你给吹到了这儿。”

“是这样，”玛丽阿姨回答了一声。接着她解开围脖，脱下帽子，挂到一根床柱上。

看来玛丽阿姨不想再说什么话——虽然她哼了好多次——简也就不开口。可玛丽阿姨一弯身去开她的手提袋，迈克尔忍不住了。

“多好玩的手提袋！”他用指头捏捏它说。

“这是毯子，”玛丽阿姨说着把钥匙插进锁孔。

“你是说装着毯子？”

“不，是毯子做的。”

“哦，”迈克尔说，“我明白了。”其实他没怎么明白。

这时候手提袋打开了，简和迈克尔一看，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，他们更奇怪了。

“怎么，”简说，“里面什么也没有！”

“什么也没有——你这是什么话？”玛丽阿姨反问了一声，站起身来，看来好象生了气。“你说里面什么也没有？”

她说着，从空袋里拿出一条浆过的白围裙，把它围在身上。接着她拿出一大块日光牌肥皂、一把牙刷、一包头发夹、一瓶香水、一张小折椅和一瓶润喉止咳糖。

简和迈克尔瞪圆了眼睛。

“可我刚才明明看见手提袋里是空的，”迈克尔悄悄说。

“嘘！”简说。只见玛丽阿姨这时候拿出一个大瓶子，瓶子上有张标签写着：“睡前一茶匙”。

瓶颈挂着一把匙子，玛丽阿姨倒了满满一匙子深红色的水。

“是你喝的药水吗？”迈克尔充满好奇心问道。

“不，是你喝的，”玛丽阿姨把匙子向他伸过去。迈克尔看着它，皱皱他的鼻子，表示拒绝。

“我不要喝，我不用喝。我不喝！”

可是玛丽阿姨的眼睛盯住他，迈克尔一下子发觉，你朝玛丽阿姨一看就不能不听她的话。她有一种古怪的东西——一种使人又怕又说不出地兴奋的东西。匙子越来越近。他屏住气，闭上眼睛，咕噜一口。满嘴都是甜味。他转转舌头，一下吞了下去，满脸堆起了笑容。

“冰草莓汁，”他高兴得发狂。“还要喝，还要喝，还要喝！”

可玛丽阿姨的脸还是那么板板的，给简倒一匙子。可倒出来的水闪着银色、绿色、黄色的光。简把它尝了尝。

“是橙汁，”她说着舔嘴唇。可她一看见玛丽阿姨拿着瓶子向双胞胎走去，就奔到她面前。

“噢，别，请别给他们。他们太小。他们喝了不好。谢谢